

## 和諧社會理想破滅，法國家長為子女選學校大作戰

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

自 1960 年代起，法國國立國小、國中與高中施行學區 (carte scolaire) 制，依據學生的住居所決定其學校。此制之目的不僅讓每間學校學生的分佈更平均，更要透過讓富人與一般人小孩一起上學，進而促進社會和諧 (mixité sociale)，半世紀以來法國左派一直為此目標辯護。

但在社會貧富差距固化、甚至擴大的今天，究竟要讓孩子留在原學區，維持和諧的理想，還是去其他學區，追求學業之卓越，似乎困擾著每個小學升國一 (sixième) 學童的家長。在法國，各教育廳 (rectorats) 多避談學區制崩壞的現狀，只有巴黎教育廳提供《世界報》相關資料：後者顯示在巴黎，1 萬 5200 名中學新生中便有 1,841 人跨區就讀。但社會學家樊尚丹 (Agnès Van Zanten) 則認為，全法約有三分之一的學生未在原學區就讀，其中約有一半進入私立學校，另一半則進入其他較優學區的公立學校。

### 為子女著想，法國家長遠避學區學校

五十五歲的馬克 (Marc，匿名) 任馬賽 (Marseille) 北部一所學校的教師達十五年，該地區以治安情況不佳聞名。他表示，雖然自己在該地任教、生活，但老實說要讓自己的小孩依照學區制，在該地上學，不僅會因全校白人稀少，對他們造成不小的「文化衝擊」，更會危及自己小孩的人生安全。對他而言，只有居住在治安良好地區的人，才會支持學區制。對此，艾克斯-馬賽大學 (université d'Aix-Marseille) 地理學教授歐頓 (Gwenaëlle Audren) 感嘆道，儘管政府之前在較貧困地區建造社會住宅，吸引中產階級入住，但後者仍讓小孩到他學區就讀，貧困地區的負面形象顯然難以改變。

巴黎西南郊莫東 (Meudon) 的薩米拉 (Samira) 說，見到了附近青少年群居終日、言不及義，不能讓自己的兩個兒子到公立學校受到這夥人的影響，因此讓他們轉到私立天主教學校就讀。自 1980 年代即關注此現象的諾曼第大學榮譽教授胡奧 (Rémi Rouault) 保守估計，不僅全法每年約有五分之一國一學生逸脫學區制，而且此情況正擴

及不同的地域與階級。全法家長聯合會 (FCPE) 主席阿爾納 (Rodrigo Arenas) 也說，從幼稚園就開始，家長們或申請私立或天主教學校，或政治遊說當地官員，絞盡腦汁搶佔優良學校、好學區，儼然已成全國運動。

巴黎經濟學院 (Ecole d'économie de Paris) 研究員葛內 (Julien Grenet) 不僅發現，班級裡學生出身階級分化的情況從小學四 (CM1)、五年級 (CM2) 便逐漸顯現，更發現巴黎地區有近二分之一的國中新生未依學區就讀，其中有 35% 進入私立學校，而另有約 15% 的學生直接離開原學區。天主教教育秘書處 (SGEC) 的迪萊遜 (Yann Diraison) 也觀察到，每年新加入天主教教育系統的 9 萬 3000 名學生裡，就有 5 萬 1000 名是在中學加入，但其中也有不少人到高中階段便離開，可見其只是為了脫離學區的公立學校。

### 父母為好學區絞盡腦汁，社會階級分化日益嚴重

萊拉是巴黎北郊聖德尼 (Seine-Saint-Denis, 同樣以治安不佳聞名) 的幼稚園保育員，她一直推廣左派理念，並相信出身各種家庭的小朋友應該一同到公立學校上學。但她卻表示，理想歸理想，不能犧牲自己兩個兒子的未來，因此已讓他們念私立學校，而同為左派的朋友們也多能理解。她說，自己的孩子們「較為早熟」，一般的公立學校無法照料，因此只好做了這樣的選擇。《世界報》觀察到，法國左派的人群已不把學校競爭、刻意迴避學區制視為壞事，畢竟他們認為當個適格的父母，想給「給小孩最好的」也是理所當然。

巴黎的一位父親亞歷山大 (化名) 表示，自己之前在巴黎郊區時，一邊是「教育優先區」(éducation prioritaire, 即學生學力普遍低落，而被當局特別關注的學校) 的公立學校，另一邊則是每天門口停滿名車的天主教私立學校，家長會選哪間，非常明顯。為了小孩的未來，他更把戶籍遷到父母所在的巴黎富人區；他表示，身邊朋友不乏為了孩子，而在優良學區內租、買房的案例。巴黎政治學院博士生哈蒙 (Quentin Ramond) 在六十餘場訪談裡發現，即便是中產階級的家長也會考量學區的問題，寧可在好學區租房也不在壞學區買房。

社會學家樊尚丹說，與二十年前相比，不少郊區學校的學生素質惡化加劇，導致更多家長選擇遷出，造成惡性循環；但她觀察，其實只有上層階級的家長有資源將小孩遷出學區，出身中下階級的小孩其

實只能在程度類似的學校間游移。她指出，要挽救公立教育，也許可以先加強公立高中的品質做起，以讓先前進入私立中學的學生在高中「回流」到公立體系。

譯稿人：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

資料來源：2019年12月30日，法國《世界報》

